

一种新的哲学批判何以可能？*

——拉康与胡塞尔

马 迎 辉

[摘 要] 胡塞尔将超越论的建构刻画为从本质现象学到意向心理学的建基生成，并将此建构的基础具身化为零位身体从原区分、相互压抑到意向融合的构造，而拉康则对此作出了两个关键性的突破：首先，在镜像阶段理论中揭示出意向融合的本质是误认和异化；其次，以根基于客体小 a 的存在的拓扑构型改写了纯粹意识的流形结构。胡塞尔以母婴间身体性的融合关联为基础建构零位存在，但拉康认为，零位存在最终建基于在先于前摄的“将来”相位上永恒涌动的客体小 a ，正是通过对这种特殊客体具有的新的本质化和时间化的揭示，我们在拓展现象学的直观与存在范围的同时，也获得了一种新的哲学批判的可能。

[关键词] 零位身体 镜像 误认 欲望 客体小 a [中图分类号] B516.52

说起拉康与现象学，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他与海德格尔之间那段有趣的交往，以及他对梅洛-庞蒂突然离世的深切缅怀，但两者的关系实际上更为复杂：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拉康的学术继承人雅克-阿兰·米勒（Jacques-Alain Miller）就已指出，拉康在 1953 年之前的工作就是从无意识与主体的关系角度对意识现象学传统的继承和转化（cf. Miller, p. 27），肖恩·霍默（Sean Homer）接受了这一看法，他明确提出，拉康从镜像阶段到《罗马报告》这段时间的工作应该被视为“哲学意义上的现象学”（参见霍默，第 29 页）。

然而，路易斯·A. 萨斯（Louis A. Sass）的观点则不同，他认为镜像阶段揭示的是人类世界的存在论结构，因而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观念是一致的。（cf. Sass, pp. 426 - 427）但在笔者看来，萨斯的观点仍过于简单了，他既忽略了拉康在《罗马报告》前后才开始真正对海德格尔感兴趣，也忽视了胡塞尔晚年已经将超越论建构的基础具身化为母婴之间的融合关联，而这一主题与拉康随后提出的镜像阶段理论更具亲缘性。汉娜·格克尔（Hanna Gekle）甚至就此认为，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并非源自弗洛伊德，他真正的参照应该是胡塞尔提出的镜像构造（cf. Gekle, S. 44），但这一判断又引来了诸多反对意见。譬如，汉斯-迪特·孔代克（Hans - Dieter Gondek）就针锋相对地指出，格克尔的论断并无切实的文本依据和问题依据。（ibid., S. 271）

如果拉康的“哲学意义上的现象学”真的存在，那么它与超越论现象学有哪些理论关联，是否如梅洛-庞蒂指出的，他纠正了各种弗洛伊德主义者从客观角度对精神分析事业的歪曲，以严格的方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现象学视域中的精神分析思潮研究”（编号 19BZX097）的阶段成果。

式超出了意识哲学的边界,从而深化了现象学?(cf. Merleau-Ponty, p. 71) 本文将通过探讨胡塞尔揭示的以母婴关系为表征的融合关联对超越论现象学的建基,以及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对融合关联的批评,与建立在客体小 a 之上的拓扑构型对纯粹意识的流形结构的突破与奠基来回答这些问题。

一、零位身体与母婴关系

在《笛卡尔沉思与巴黎讲演》(以下简称《沉思》)中,胡塞尔将超越论构造具体展示为“本源的本质构型”对各种“经验类型”的构造(cf. Husserl, 1991, S. 105),现象学由此可区分为纯粹的本质现象学与“纯粹出自内在经验的、纯粹的意向心理学”(Husserl, 1991, S. 107),前者与纯粹本质的构造相关,后者与在纯粹本质中被构造的经验类型相关,本质还原的要义就是根据意向心理的结构揭示作为其基础的纯粹的本质关系。

按照胡塞尔,纯粹本质对经验类型的构造可以从身体性和时间性两个维度得到展示:作为“与生活及其潜在性不可分离的综合统一体”(ibid., S. 135)的基础,身体性的构造体现为零位身体对作为动机关联之承载者的习性身体的建构(cf. Husserl, 2014, S. 106 - 107, 128 - 129),其中,身体的零位存在并非虚无,它在时间结构上建基于活的当下,而习性关联则与活的当下的横向、纵向的体验相关,从时间性看,身体从零位到习性关联的构造展示为从一维流形对二维连续统(cf. Husserl, 2001, S. 35),或者说,从活的当下到横、纵意向性的构造。

《沉思》主要关注世界建构的零位身体层面,胡塞尔在这里要处理的核心问题是我如何在身体的动觉系统中构造出他人,这种构造被他称为“镜像”(Spiegelung)构造。(cf. Husserl, 1991, S. 125)根据胡塞尔,镜像构造在身体的动觉关联中表现为如下结对形式:在最底层的感性层次上,多个感性材料在“意识统一中”的同时被给予必然会激起“意向意义的交叉”“根据对象意义的生动的相互的自身唤醒”和“一种彼此交叠的自身相合”。(Husserl, 1991, S. 142)结对与客体化的认识无关,也不关涉我在习性积淀中对世界的构造,其中存在的只是自身性内部的直接融合。

结对的本质在于同一化,意向上的交叉、自身唤醒和交叠的自身相合都是同一化的展示方式,它们在时间结构上体现为活的当下中各时间相位的共在与融合生成。但在他人构造中却存在如下难题,在同一化结对中,他人所具有的“他性”,或者说非同一性何以可能,胡塞尔问道“在意义交叠中”“是什么使身体成为陌生的,而非第二个本己的身体?”(ibid., S. 143)可惜《沉思》并未追问这一问题,原因不难理解,此时的超越论现象学的基础就是时间相位的融合关联。

1930年以后,胡塞尔出人意料地开始聚焦婴儿在母婴关系中的意向心理,打开了融合何以可能这一新的问题域。母婴间有一种原始的融合关系:主体最初以胎儿的形式存在,而“母亲也依其母性本能地‘生活在婴儿那里’”。(Husserl, 2006, S. 170)在与母亲的身体关联中,婴儿已经拥有了与母亲的身体动觉相关联的存在的可能,他在动觉上运动他的“事物”,并“在其本源的需要借以得到满足的正常的‘视角’中欲求母亲”。(胡塞尔,第877页)随即,胡塞尔开始深入融合构造的根基,尝试揭示陌生性的起源。他指出:在活的当下中,“我们拥有为同一性奠基的原融合,以及不是为同一性,而是为距离和差异奠定基础的原区分。”(Husserl, 2006, S. 76)稍后他又指出“我们在距离和差异中拥有了一致性融合,突出了同一性,并且,尽管我们生成了二-一性(Zwei-Einigkeit),但它们仍处在相合中的相互压抑之下。”(ibid., S. 255)陌生性的出现意味着原区分,它与原本己性共同构成了二-一性之“二”,而融合就建立在原区分以及由后者所体现的距离和差异之上。可见,结对已不再是超越论构造的最终基础,镜像构造也不再单纯意味着对“他”我的构造,而是被扩展为从我自身的内部建构,即我自身从原区分、相互压抑到同一性结对的生成过程。

将原区分、相互压抑揭示为镜像构造的起点，这意味着胡塞尔已经来到现象学的边界，正是在此刻，他开始从意向心理学的角度接近精神分析的核心论题。譬如，在谈到幸福感与阻碍的关系时，他告诉我们，阻碍“持续地存在于主体性中，在每个活的当下中，它就是本能的现实性，不断地迈向实现。当然，这就是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被挤压的触发以及‘压抑’等等的说明”。(Husserl, 2014, S. 126)

但是，将非同一性因素视为融合关联的起点却给现象学带来了意料之外的难题：首先，这些非同一性因素是否真如胡塞尔设想的那样在身体性的融合中被彻底消除，还是说必然隐藏在超越论建构中，以致会动摇现象学的同一性基础？其次，婴儿欲求母亲的视角来自何处，是来自母婴之间，还是来自母婴之外？婴儿的欲求与母亲的在场之间是否也存在压抑，它是否也以某种方式建构了婴儿需要的满足？尽管胡塞尔深入到了建构陌生性的根基，却仍没有给出最终的解决方案。

二、镜像阶段理论对融合关联的批评

精神分析大致相当于胡塞尔的意向心理学，正是基于意向心理学与超越论现象学之间的平行与建基关系，胡塞尔才不仅能涉猎精神分析的核心论题，也才能从超越论，或者说从纯粹本质的角度予以批判性的重构。拉康高度认同胡塞尔对心理学的批判，他告诉我们：精神分析对“主体的功能”的揭示“从根本上就使以此（即心理学——引者注）名义单纯使一种学术框架永恒化之物失去了效力”。(Lacan, 1966, p. 795) 雅斯佩尔·费耶斯 (Jasper Feysaerts) 和斯泰恩·范厄勒 (Stijn Vanheule) 甚至就此提出，拉康不仅借助现象学恢复了被心理学掩盖了的主体尊严 (cf. Feysaerts and Vanheule, p. 767)，而且进一步从自我分裂的角度重新为现象学反思揭示的主体生成奠定了基础。(ibid., p. 770) 对此，笔者的问题是，当胡塞尔已经将主体的最终建构展示为从原区分到原融合的生成时，拉康所谓的建基还具有合法性吗？

在镜像阶段理论中，拉康认定婴儿的“自我”生成先于社会的规定。(cf. Lacan, 1966, p. 94) 这种未获得习性积淀的存在者的构造与胡塞尔的镜像构造是否有某种关联？与胡塞尔相似，拉康同样关注婴儿的立场。当婴儿在镜子中看到“自己”，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出”之后，他会将镜中的形象认作“我”。拉康指出，只要婴儿相信自己身体意象在幻觉和梦中表现出的镜像形态，那么即便他的身体感是破碎的，他也能将镜中的形象想象性地认作“我”，而他的世界和存在就在这种认同活动中逐步建构了起来。拉康将这一建构过程称为个体形成中的“时间辩证法”，它意味着在从缺乏向预期的内在冲动中，婴儿拥有了从身体的残缺形象到完整形态的幻觉 (ibid., p. 97)，完整的“我”只是破碎的“自身”的镜像而已，作为一种矫正形式，“我”甚至就是在自身的破碎感中建构出的假像，对它的认同本质上就是一种想象性的误认。如同胡塞尔将感性结对理解为原始身体性中由原区分到意向融合的建构一样，拉康也深入到身体动觉的时间化的构造中，但在他那里，这一过程似乎获得了更为丰富的说明：同一化结对建立在婴儿从破碎的“自身”到获得完整形态的“自我”的身体性建构中，或者用拉康更加现象学化的语言说，到获得“关于其自身的反射形象所构造的根本的异化形态，即原自我 (Ur-Ich)” (Lacan, 1975, p. 145) 的建构中，身体性在时间上的融合关联在镜像关系中就体现为个体形成中的“时间辩证法”。

从拉康的角度看，尽管胡塞尔将习性世界最终建立在身体的活动所构建的感性素材的结对之上，但他一开始就错失了两点：其一，这种构造起始于缺乏；其二，残缺感及其所规定的想象性误认将贯穿整个同一化的构造。我们先看胡塞尔提出的与第二个问题相关的难题：结对何以能生成非同一性？拉康的回答是：这一建构始于残缺，本质于想象性的误认，无论是残缺还是误认，都是非同一的。正是在此意义上，罗纳尔多·M. 菲略 (Ronaldo M. Filho) 认定拉康洞察到了胡塞尔的“盲点”，自我

不是自足的,所谓的自足性实质上只是主体在镜像中的自恋认同。(cf. Filho, pp. 448 - 449) 换言之,非同—性以及与之相关的“他性”并非源于自身性之外,它们一开始就是其内在因素,零位身体的融合关联根基于否定和异化,由此拉康在现象学的根基处注入了否定辩证法的因素。

拉康的批评其实并不难回应,当他认定身体的完型构造就是在想象性误认中消除主体的残缺感时,从胡塞尔的角度看,所谓的残缺和误认无非是他早已揭示出的构造融合关联的原区分和相互压抑的表现形式而已。胡塞尔从未否认非同—性可以成为同一性的起点,他晚年甚至进一步将原区分具体化为婴儿与原物以及与他想象性的自我分离。(cf. Husserl, 2006, S. 242) 胡塞尔要强调的是,婴儿之所以能构造存在和世界,是因为他能够在同一性的综合中不断再认他的想象自我。(ibid., S. 276) 非同—性最终必然消融在融合构造中。据此,拉康与胡塞尔的真正分歧可归结为:构造同一性的误认、压抑在主体的认同中能够被彻底消除,还是说最终会以幻觉和异化的形式保留在同一性中从而成为同一性的本质?胡塞尔尝试消除非同—性因素,而拉康则坚持想象性误认在存在中的本质性。但从现象学角度,我们可以追问拉康:认为现存存在建基于残缺,本质于误认和幻觉,这是否夸大了存在的内在变异?这样一种存在何以还是存在而不是虚无?

回到第一个问题:作为建构存在的动力,“缺乏”存在于何处,如何发生作用?当胡塞尔将母婴间的身体融合视作构造存在的动力时,他实际上消解了这一难题,因为融合意味着充实,而当他试图将融合的基础揭示为原区分与相互压抑时,这一难题又幽灵般地出现了,因为我们必须追问原区分以及建立在原区分与相互压抑之上的融合究竟何以可能?在此方向上,我们不难理解胡塞尔晚年何以会追问那种使原素素材的微弱的、不完全的突出成为可能的前我性的触发力量源自何处了(ibid., S. 188),因为它试图解决的就是最初动力的来源问题。同样,尽管镜像阶段的拉康也提出了这一问题,并将之视为时间辩证法的起点,但他同样未能解决这一问题。

笔者认为,拉康完美地接过了胡塞尔揭示的从原区分到同一化融合何以可能等核心事态,霍默将拉康的精神分析视为“哲学意义上的现象学”是言之成理的。但拉康需要回应如下问题:误认和异化,或者如胡塞尔强调的相互压抑,具有何种特质使其能主宰被建构的存在,最初的“缺乏”,也即建构胡塞尔所说的婴儿的要求的因素源自何处,并且具有何种特性能使其成为构造存在的动力之源?拉康的精神分析同样需要一次根本性的突破。

三、不在场性的根基性

胡塞尔将习性的意向结构揭示为在身体性的“零位”融合上被构造的纵意向性,世界和存在据此获得了历史先天的维度。表面上看,在随后的探索中,拉康选取了一条与胡塞尔完全不同的道路,他吸收了结构语言学的成就,将世界和存在安置在能指与所指的意向关联中。

拉康将能指关联视为建基性因素,存在的意义就源于脱离了所指的言语的能指关联。这种关联具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横向的“词与词之间的联结”,即换喻(cf. Lacan, 1966, p. 506),另一种则是纵向的“一个词来代替另一个词”的隐喻关系(ibid., p. 507),言语由此具有了“在言谈中存在的共时和历时这两个向度上能指的代替和联合作用”。(Lacan, 1966, pp. 799 - 800) 世界与存在不是自然态度下的实在物,在能指的横、纵关联中,它们以象征的方式得以建构并呈现出替代性的联结、压缩式的迁移等特征,拉康以此具体展示了由误认和幻觉所建构出的存在的异化形态,变异性存在当然不是虚无,而是在能指关联中被建构起来的流变的存在。

能指分析与意向分析看似毫无关系,但正如居伊-菲力克斯·杜博尔岱耶(Guy-Félix Duportail)提出的,拉康其实并不排斥意向关联,他反对的只是主客关系上的本我意向性,而胡塞尔在其未刊稿

中已经在关注其他意向形式了。(cf. Duportail, 2005, p. 27) 这里需要做一个补充, 杜博尔岱耶所谓的其他意向形式在胡塞尔那里只能是纯粹意识的横、纵意向关联。能指的横、纵关联在结构上可以看作是对此意向关联的语言学表达,^① 拉康对能指关系的研究可以看作他从结构语言学上对超越论现象学的意向基础及其建构的说明, 只有明确了这一点, 笔者才可能赞同杜博尔岱耶的如下判断: 拉康所揭示能指的先天结构应该建基在胡塞尔意义上的纯粹语法学之上。(ibid., pp. 38 - 39)

横、纵意向性不仅奠定了意向心理学的基础, 而且也贯穿了拉康的能指关联并为之奠定了基础, 但拉康至此并未真正超出现象学的思的范式。这一同构性同样决定了他与胡塞尔在很多问题上持完全相同的立场, 比如他们都致力于揭示“前-客体”和“前-主体”的存在领域(cf. Duportail, 2006, p. 164), 与胡塞尔对“零位”身体的强调一样, 拉康同样极为重视言语的“空性”。(cf. Lacan, 1966, p. 248) 用伯纳德·瓦尔登菲尔兹(Bernhard Waldenfels)的话说, 现象学与精神分析都将结构的发生理解为规范的生成, 差别仅在于现象学更加关注日常现象, 而精神分析则以超-日常的事态为对象。(cf. Waldenfels, p. 66) 从对存在的态度看, 现象学尝试建构的是合理性的存在, 而精神分析则聚焦于存在的矛盾本性, 安杰伊·里德(Andrzej Leder)对此说得很清楚: 对精神分析来说, “在象征领域中, 矛盾才是任何体验的前提”。(Leder, p. 141)

能指不是单纯的语音, 它承载了意向关联, 正是在能指意向性上, 困扰着拉康和胡塞尔的可见世界的异化根源问题, 以及镜像阶段从残缺到完型构造的动力问题才逐渐有了解决的可能。拉康发现, 由镜像阶段的想象构造到象征存在的发生根源于母婴之间存在的一种特殊的能指意向, 即石祖(Phallus)能指。与胡塞尔相似, 拉康同样认为婴儿的欲求与母亲的在场相关, 但与前者认定的婴儿在其要求获得满足的视角中欲求母亲不同, 他特别指出, 在想象关系中, 婴儿真正欲求的不是母亲, 而是母亲的欲望, 确切地说, 母亲的石祖欲望。(cf. Lacan, 1966, p. 693) 但是, 石祖能指在母亲那里是作为缺乏而存在的, 它以不在场的方式激发了婴儿的欲求和需要。换言之, 与胡塞尔在二-一性中对母婴间的融合生成的描述不同, 在拉康那里, 婴儿不是根据自己的视角欲求母亲, 而是不断试图通过满足母亲的欲望取悦母亲, 进而填补自身的缺失, 但是, 由于母亲已经在能指关联中被登录, 她的欲望对婴儿来说是不可见的, 满足最终也是不可能的。在这种由特殊的能指意向建构起的存在关联中, 冲动根据缺乏建构了需求的所指, 婴儿的想象认同以及那种由不足引发的期待便根基于他对不在场的欲望的欲求。

胡塞尔将超越论构造的基础具身化为母婴间的融合关联, 石祖能指的发现使拉康一举突破了超越论现象学: 母婴之间的融合不再自成一体, 而是根基于一种外在于融合的不在场之物, 相对需要与满足而言, 欲望是超越的, 是不可见的欲望建构了融合关联。胡塞尔对零位身体的构造以及拉康在镜像阶段中揭示的婴儿从“自身”到“自我”的辩证发生据此得到了决定性的扩展: 正是基于不可见性对融合关联的建构, 同一性结对之上的陌生性才可能被建构起来。

这种不在场性对拉康的时间辩证法以及胡塞尔的内时间建构意味着什么? 对这种新的建基之物的发掘是否有助于解决构造存在的最初动力源自何处这一难题? 在贝尔瑙手稿中, 胡塞尔指出, 镜像构造实际上展现为如下时间化的形态: 每个原在场中的滞留性变异因为伴随了一种“充实的期待要素”(Husserl, 2001, S. 7) 从而拥有了前摄意向, 而“前摄就是翻转的滞留; 它是一种滞留的变异”。(ibid., S. 13) 胡塞尔就此给出了一个以封闭的环形为特征的意向构造, 而母婴间的融合关联正是这

^① 拉康对能指关联的理解来自结构语言学, 尤其是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 而胡塞尔对其结构语言学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一环形结构的最佳示例。当拉康指出从残缺到完型就建基在由不足所引发的想象期待时,对胡塞尔来说,这种“认同”实质上就是最初的习性关联在意向上的自身映射,它是本己的,融合关联在时间性上呈现为自身性内部的一种交织状态。但这依然是拉康所揭示的个体形成中的时间辩证法。随着欲望根源于不在场这一建基事态的发现,拉康在胡塞尔的时间构造的前摄方向上又揭示出了一个全新的时间相位,它不同于胡塞尔意义上的与滞留相交织的前摄,而是一种先于前摄的不在场的欲望空位,它从一开始就在婴儿的本己领域之外构造着母婴之间的欲望关联。

通过“改写”现象学的时间结构,拉康在突破胡塞尔的同时也突破了自己早年的时间辩证法,借用胡塞尔的术语:滞留之所以能与前摄交织,不是因为它们原本就是原生共在、融合生成的,而是因为存在一种构造这种交织的、从先于前摄的不在场的“将来”的欲望冲动,需要与满足的时间性的融合也正是建构于此的第四维的时间相位。^①笔者认为,正是基于这一先将来的维度,拉康才能特别指出,真正的主体不可能存在于这种封闭的环形构造中——“主体……只能通过使之(指环形存在——引者注)不完整才能构成自己”(Lacan, 1966, p. 616)。在此意义上,拉康并非如鲁道夫·贝奈特(Rudolf Bernet)断言的那样缺乏时间性建构(cf. Bernet, p. 328),相反,他对先于前摄的“将来”的揭示恰恰实现了对胡塞尔的内时间构造的深层奠基。里德在研究拉康与胡塞尔的关系时说,对拉康而言,“意识不是‘给定的’,无意识也不是,仿佛后者总是必须从一种给定的意义出发回溯地‘再造’似的”(Leder, p. 143),这一洞见已经逼近我们在此探讨的基本点了,也就是说,作为活的当下的深层无意识另有基础,但可惜里德并未继续探寻无意识,即胡塞尔的活的当下之时间性构造的最终根据,而是匆忙将两者的区别定位在现象学偏向认识论,而精神分析的最终归宿则是伦理学之上。

不在场性可否视为构造存在的最初动力?精神分析学家发现,创伤性体验总是无法完全消解在能指意向中,这种不可能性表明总有一种存在拒绝在能指的意向交织中被表象。(cf. Lacan, 1973, p. 95)不在场性有两层含义:由于婴儿的想象认同建立在根本性的缺乏上,即建立在作为婴儿真正所欲之物的不在场的母亲的欲望上,想象活动只能将真实存在的幻象纳入自身,而不可能触及实在。同时,由于实在的幻象参与了婴儿的自恋认同,想象也就生成于这种不在场的区域。在此意义上,无论是胡塞尔晚年探讨的想象性再认,还是拉康早年坚持的想象性误认,它们都根基于婴儿对不在场之物的欲望,甚至可以说,想象活动只能是欲望的构造物。这是首先可以明确的。其次,象征能指与实在的关系同样如此:婴儿进入象征界同样始于对石祖欲望的欲望,而生成这种欲望的实在,作为前—象征的位置,虽然“处于象征化之外”(Lacan, 1966, p. 388),却不断通过创生欲望创造象征能指。从时间结构上说,欲望空位所体现的、在前摄之前的“将来”在活的在场之外建构了本真的时间域,它自身却不可能原本地出现在此时间域中。实在中隐含了欲望的真正成因,它所特有的这种不在场性表明,欲望至它的缺乏都源自某种存在于实在界中的永恒的不在场之物,它自身差异性地(参见居飞,第97页)以幻象的形式生成想象界和象征界。从50年代末开始,这种不可见的剩余物被拉康正式命名为客体小 a 。(参见吴琼,第18页)

现象学难以揭示的母婴之间的原初差异,何以生成融合关联这一问题据此得到了说明:这一特殊

^① 在探讨“逻辑时间”的建构时,拉康曾展示过实际的停顿和被设想的行动对时间化的激发作用,这与笔者在此揭示的第四维的时间相位对时间域的建构在形式上有些类似,但实际上有着根本的区别。拉康的讨论语境是“集体逻辑”(cf. Lacan, 1966, pp. 207-213),大致上属于胡塞尔的交互主体性问题,我们也可以将这两种时间建构间的关系理解为活的当下的被建构在世界时间化中的显示。

的生成根基于那种占据着欲望空位的、不在场的客体小 a 的创生作用。这种不可见的存在并非产生于对心理事实的反思明察，因为它根本无法原本地显示在想象和能指意向中，借用倪梁康先生的说法，这里存在的是对心理结构的一次本质化的动态奠基。（参见倪梁康，第123-125页）动态奠基不同于胡塞尔已经揭示的对现存的经验关联的本质化，譬如基于意向心理学与本质现象学间的平行关系对心理的意向结构的本质化，它是一种对心理结构之发生根据的本质性地再构，即通过本质化不可见性实现对纯粹本质领域的内在扩展，在对梅洛-庞蒂的评述中，拉康甚至循此奠基指出了客体小 a 的缺失对现象学主体性建构的影响：正因为现象学的“看”中内含了客体小 a ，“主体的塌陷便总是无法被觉察到的，因为它被还原为了零”。（Lacan, 1973, p. 89）

四、结论

霍默将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判定为“哲学意义上的现象学”，一方面，这一说法的确切中了拉康精神分析的本质，因为从拉康精神分析的论题和方法上看，正如米勒所说的，它一开始就已经是胡塞尔意义上的现象学了；但另一方面，这一说法又包含了不恰当的限定，因为镜像构造本身的被建基问题已经将现象学与精神分析共同引向了纯粹本质的构造，而正是通过将不可见性本质化，拉康接续了胡塞尔未尽的事业，在这一点上梅洛-庞蒂的观察令人印象深刻。

从拉康与现象学的思想关联来看，胡塞尔从意向心理学角度比拉康更早地揭示了原区分和压抑对母婴间融合关联的建构意义，他对体验流的横、纵意向性的揭示更是在思的结构上为能指的横、纵关联奠定了基础。当拉康通过对能指意向的分析，将客体小 a 揭示为想象和象征的根基时，这可以看作一种胡塞尔式的对心理意向的本质化，因为客体小 a 不是现成的心理事实，它的不在场性与建构性指示了一种新的本质化的可能。

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谈论一种新的哲学批判了。胡塞尔将现象学分析限制在意向关联之内，意向生命最终建立在本能、欲求和满足之间的相互作用所激起的动机之上，拉康不仅在论题上接续并实现了胡塞尔的规划，而且实际地超出了现象学的研究范围。也就是说，胡塞尔未曾追问的欲望本身的动机，以及完全满足的不可能性对意向生命的建构意义得到了决定性的揭示：我们不仅能揭示人实际地意向着什么，而且也能揭示这种意向的根据以及当这种意向不能实现时对人的生存意味着什么？拉康对客体小 a 所表征的新本质化和新时间化功能的揭示涉及的正是这些问题。

在拓展意向生命的同时，现象学借助本质直观所确定的存在范围也获得了极大的拓展。具体说来，就存在问题而言，与胡塞尔将奠基在零位身体的融合关联之上的绝对存在揭示为从零位到一维流形（活的当下），再到二维连续统（双重意向性）的生成不同，根据客体小 a 具有的在本真时间结构外建构时间的功能，拉康将胡塞尔的绝对存在扩展为想象（个体的时间辩证法）、象征（双重能指）与实在界的相互勾连、相互作用的拓扑构型；而就存在的生成动力而论，尽管胡塞尔晚年不断追问前我性的自身感发的力量来自何处，但他始终未能揭示，存在因而只能是被意向的。拉康则不然，他所揭示的不在场的客体小 a 凭借其新的本质化和时间化功能敞开了一个全新的存在空间，这种不在场的存在的性质如何，与显现的存在具有何种建构关系，很快就成为了（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内的）西方哲学中的核心论题和难题。

据此，新的哲学批判既意味着新的意向批判，同时也意味着在新的意向关系下的存在批判。如果说现象学揭示的是主体对其意向存在中的认识能力的批判，那么新的哲学批判则指向了一种在主体的意向存在之外存在的不可见因素对主体生成之可能性的批判，因为正是这种构造了三维时间域的因素才真正建构了现象学的意向的内存在，拉康如下论断可以看作对现象学的直接告白：“客体小 a 并不

位于任何与思 (noèse) 的意向性类似的东西那里。……这种客体必须被设想为欲望的原因” (Lacan, 2004, p. 120)。在此意义上, 新的哲学批判本质上就是通过揭示多维的意向流形与建构它的最终根据之间的构造关系, 以求更深入地揭示人类生存的意义空间。

参考文献

- 胡塞尔, 2018年 《共主观性的现象学》第三卷 (1929-1935), 王炳文译, 商务印书馆。
- 霍默, 2016年 《导读拉康》, 李新雨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 居飞, 2013年 《拉康的对象 a: 自身差异的客体》, 载《世界哲学》第6期。
- 倪梁康, 2018年 《关于事物感知与价值感受的奠基关系的再思考——以及对佛教“心-心所”说的再解释》, 载《哲学研究》第4期。
- 吴琼, 2011年 《对象 a: 拉康的欲望诗学》, 载《哲学动态》第1期。
- Bernet, R., 2002, “Unconscious Consciousness in Husserl and Freud”, in *Phenomenolog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 1.
- Duportail, G.-F., 2005, “Sur le ultime de la Psychanalyse à la Philosophie”, in *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 45.
- 2006, “Psychanalyse et Phénoménologie: Questions et Enjeux”, in *Savoirs et Clinique* 7 (1).
- Feyaerts, J. and Vanheule, S., 2015, “How to Return to Subjectivity? Natorp, Husserl, and Lacan on the Limits of Reflection”, in *Theory & Psychology* 25 (6).
- Filho, R. M., 2017, “Inclusion of Madness into Thinking: The Possible Dialogue between Lacan and Husserlian Phenomenology”, in *Psicologia USP* 28 (3).
- Gekle, H., 1996, *Tod im Spiegel: Zu Lacans Theorie des Imaginären*, Suhrkamp.
- Gondek, H.-D., 1996, “Husserl als Urheber des Lacanschen Spiegelstadiums ? Überlegungen im Ausgang von einer verunglückten Studie über Jacques Lacan”, in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1 (2).
- Husserl, E., 1991, *Cartesianische Meditationen und Pariser Vorträge*, hrsg. von S. Strasser,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2001, *Die Bernauer Manuskripte über das Zeitbewußtsein (1917/18)*, hrsg. von R. Bernet und D. Lohmar,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2006, *Späte Texte über Zeitkonstitution (1929-1934): die C-Manuskripte*, hrsg. von D. Lohmar, Springer.
- 2014, *Grenzprobleme der Phänomenologie. Analysen des Unbewusstseins und der Instinkte. Metaphysik. Späte Ethik*, hrsg. von R. Sowa und T. Vongehr, Springer.
- Lacan, J., 1966, *Écrits*, éditions du Seuil.
- 1973, *Les Quatre concepts fondamentaux de la psychanalyse Livre XI*, éditions du Seuil.
- 1975, *Les écrits techniques de Freud Livre I*, éditions du Seuil.
- 2004, *L'angoisse Livre X*, éditions du Seuil.
- Leder, A., 2012, “Edmund Husserl and Jacques Lacan: An Ethical Difference in Epistemology?”, in *Founding Psychoanalysis Phenomenologically*, D. Lohmar and J. Brudzinska (eds.), Springer.
- Merleau-Ponty, M., 1982, “Phenomenology and Psychoanalysis: Preface to Hesnard's L'Oeuvre de Freud”, in *Review of Existential Psychology & Psychiatry* 18 (1-3).
- Miller, J.-A., 1996, “An Introduction to Seminars I and II Lacan's Orientation Prior to 1952 (III)”, in *Reading Seminars I and II: Lacan's Return to Freud*, R. Feldstein, B. Fink and M. Jaanus (ed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 Sass, L. A., 2015, “Lacan: The Mind of the Modernist”, in *Continent Philosophy Review* 48.
- Waldenfels, B., 2005, “Normalité et normativité. Entre phénoménologie et structuralisme”, in *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 45.

(作者单位: 浙江大学哲学系、现象学与心性思想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李 薇

Lacan and Husserl: How Is a New Philosophical Critique Possible?

Ma Yinghui

Husserl describes the transcendental constitution as a generative process proceeding from eidetic phenomenology to intentional psychology, embodied in the genesis of the zone-point body out of the procession from primary differentiation and mutual repression into intentional integration. Lacan makes two crucial breakthroughs here: firstly, his mirror-stage theory reveals that the essence of intentional integration consists in misrecognition and alienation; secondly, based on the object *a*, he replaces the manifold structure of pure consciousness with the topological structure of Being. Unlike Husserl, who regards the corporal and integral mother-infant relation as the foundation of zone-point Being, Lacan proposes that zone-point Being is ultimately based on the object *a*, which permanently flows in its “future” phase prior to protention. Through the revelation of the new essentializing and temporalizing functions of this special object, the phenomenological realm of intuition and being expands itself, and a possible new philosophical critique emerges.

The Problem of Self-consciousness: The Heidelberg School, Philosophy of Mind and Phenomenology

Zhao Meng

The Heidelberg School, inaugurated by Dieter Henrich, raises the “problem of self-consciousness” and criticizes the reflection theory of self-consciousness. This paper examines four theoretical positions concerning self-consciousness, namely, the higher-order theories, the self-representational theory, the Heidelberg School’s attitude, and the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 The first two of these positions fall prey to the Heidelberg School’s criticism; meanwhile, the self-luminosity model of self-consciousness advanced by the phenomenologist Dan Zahavi is a good approach to follow. Alert to the Heidelberg School’s criticism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in the phenomenological tradition, of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self-consciousness, a phenomenological access to self-consciousness emerges out of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phenomenology of inner time-consciousness, embodiment and the intertwining of these two aspects.